

試論現代漢字的結構及其簡化規律

王 尔 康

文字是人类社会發展到需要突破有声語言時間空間的限制而創造出來記錄有声語言的書面符号体系。汉字是記錄汉族人民使用的漢語的書面符号体系。現代汉字是記錄現代漢語的工具。現代通常使用的的汉字达六千个左右。六千多个汉字，正象六千多張小圖画一样，几乎是各不相同的、紛繁复雜的、变化多端的。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从中加以分析研究、進行歸納整理、探索其結構規律。

过去的学者，凡是講汉字的結構，总是离不了“六書”。“六書”是我國最早研究汉字結構的理論，它是以隶变前的汉字形体为研究对象的。王鳴盛說过：“倉頡非先立六書名目方造字，乃造成已久，后人追其名也。”^[1]可見“六書”是古人从許許多多汉字形体組織中進行歸納概括所提出的六項原則，是一分重要的文化遺產，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結晶。“六書”之名始于《周禮·地官司徒·保氏》，看來当时人們已經很清楚地对汉字結構方法進行了概括，到了东汉时代，許慎具体地分析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整理了“六書”理論，寫成了《說文解字》一書。这种踏实的研究精神，很值得學習。由于許慎的努力，把汉字結構規律的探討推向了新的階段。一千多年來，許慎的六書理論影响很大，成了專門的學問。对于六書的解釋尽管眾說紛紜，終未擺脫許慎的桎梏。要知道隶变前的汉字結構規律，要研究汉字学、汉字發展史、汉字形体学，都得研究“六書”理論。懂得“六書”理論對於我們了解汉字結構、流变，對於識字教育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特別是有助於弄清汉字在隶变前的構造情况。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往前發展，漢語不断地丰富，汉字形体也不断地演变（从小篆变为隶書，从隶書变为草、楷書），形体的演变破坏了“六書”的体系，使得汉字結構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魯迅先生說：“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分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了。”^[2]對待“六書”理論也是如此。如果現在我們仍舊沿用“六書”观点去分析現代汉字的結構，未免弄錯了对象，未免有点儿象把古代的盔甲穿戴到今天的战士身上一樣。就許慎所处的时代來說，汉字形体已向隶書發展了，汉字的結構已大大地突破了“六書”的原則^[3]。奉春同头、魚鳥同脚、手变寸又、火分小米，原來各不相同的变成相同了，原來相同的分化了。而許慎由于时代的限制、世界觀的限制，还是拘泥于小篆以前的汉字形体，把小篆以前的汉字形体作为研究对象來闡述“六書”理論，

[1] 王鳴盛：《六書大遺》。

[2] 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見《魯迅全集》第6卷，第7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3] 參閱蔣善國著《漢字形体學》第166-175頁，文字改革出版社。

已經有着厚古的傾向。

隶变，正如蔣善國先生所說的：“在漢字演變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一個分水嶺。”^[1] 它一方面奠定了漢字方塊圖形性的基礎，突破了篆書的形體結構；另一方面把對稱的弧形線條變為直綫的筆畫，成了便於書寫的文字體系^[2]。由於漢字無論在結構上或形體上都起了根本性的變化，舊的結構理論早已不適合了。尤其是發展到現階段，更難於以“六書”原則來論述漢字的結構。為了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研究現代漢字的結構規律，從而提出適應現代漢字結構狀況的理論，成為迫切的任務。本文試以現代漢字結構及其簡化規律為題談談個人粗淺的意見，希望引起討論，共同來吸取“六書”理論的優秀成分，面向實際，建立起適合現實情況的厚今的結構理論。

分析現代漢字的結構必須從現代漢字的本質特點、現代漢字的形體着眼考慮。

蘇聯謝爾久琴柯教授說：“文字所表達的語音的和詞匯語法的特点，往往規定文字本身的性質：表意文字，音節文字，拼音字母文字（換句話說，語音的或字母的文字）。”^[3] 蘇聯大百科全書《文字》條也告訴我們：“任何文字體系都利用相當固定的符號來表達語言的某些因素（整個詞，音節或在個別聲音），就是說，它們有一定的音值。此外，文字符號往往具有比較穩定的圖形，不管文字的筆迹和風格的變化，它仍舊保證被認出。文字的分類不應該從（圖畫的、假定的）符號形式出發，而是從它們的音值出發，就是說，文字符號表達怎樣的語言單位。”這裡給我們提出了考察文字的本質的規定性的依據是“文字符號表達怎樣的語言單位”，而不是根據圖形符號。從這個根據出發，文字符號表示個別的完整的詞或者它的獨立部分的屬於表意文字類型；表示個別音節符號的屬於音節文字類型；表示個別音素或者音位的屬於字母文字類型。而一般人把音節文字和字母文字合稱為拼音文字。

文字就其表達語言單位的情況看，總的可以分為表意文字類型和表音文字類型。但是不混合的純粹的屬於表意文字類型或表音文字類型的是不會長久存在的，幾乎一切的表意文字類型都應用音節文字符號或者其他的標音成分符號；另外，表音文字類型的往往也使用着個別表意文字符號。蘇聯大百科全書《文字》條告訴我們，文字體系類型的確定的依據，應該看它裡面什麼符號占優勢，就把它歸入什麼類型。

我們從上面闡述的文字本質的規定性的依據，以及確定文字體系類型的依據，作為準則來觀察、研究現代漢字的性質。

現代漢字屬於什麼性質呢？從現代漢字記錄現代漢語情況來看，記錄個別的完整的詞或者詞素者居多，從現代漢字的形體結構來看，沒表音的獨體型字是基礎，有標音成分的字占90%以上，而

[1]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第176頁，文字改革出版社。

[2] 參附註[1]第175—290頁。

[3] 謝爾久琴柯：《關於創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標準語的問題》第163頁，民族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一版。

其標音成分基本上也是以獨體型字為基礎的。基本上具備了表意文字的性質。因此，現代漢字的性質基本上是屬於特殊形式的表意文字體系。

必須指出，這裡說的表意文字類型的概念，指的是那種記錄着語言中個別完整的詞或者它的獨立部分的文字符號，而不同於傳統的表意文字的概念^[1]。我們說的“表意文字類型”，恰切地應該稱為“表形文字類型”，因為它與表音文字類型所不同的，在於它是用整個形体符號記錄語言中個別完整的詞或詞的獨立部分，而表音文字却是用形体符號記錄語言中的音位或詞音。因此，我們說現代漢字的性質基本上屬於特殊形式的表意文字體系，指的是“特殊形式的表形文字體系”。

現代漢字既是屬於特殊形式的表形文字體系，它的特点是整個形体符號來記錄語言單位的。研究它的結構時，就必須從整個形体符號入手，也即研究整個形体符號的結構。同時，認識現代漢字形體的體勢對於結構的研究也是很有幫助的。現代漢字的體勢雖然基本上還是楷體，卻已經起了明顯的變化。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地進行着簡化漢字的整理、創造與推行，認真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成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2]廣泛地使用草書楷化原則（例如：繞、饒、軟、書、歸、臨、買、樂、寫、肅、齊、執、孫等等），促使了現代漢字形體的新發展。現代漢字在形體上的特點是用筆畫組成的方塊圖形性，是發展中的楷體。

現代漢字是以完整的方塊的圖形作為記錄現代漢語的符號體系。只要我們從大量的常見的方塊圖形進行分析、綜合，找出其基礎，概括出其配搭方式，給予理論上的闡明完全是可能的。

現代漢字是筆畫組成的。筆畫是漢字最小的單位。現代漢字的筆畫類型，概括起來大致有這樣八種：點（丶）橫（一）豎（丨）撇（丿）捺（㇇）挑（ノ）折（フ㇇㇇）勾（㇇㇇㇇）。即所謂永字八法。漢字自隸變後，逐漸地形成了筆畫系統與筆順系統，並且相對地穩定下來。

筆畫和筆畫組成漢字結構的最基本最常見的單位，我們稱之為筆畫組合。筆畫組合是由一個或者一個以上的筆畫單位構成的。例如：乙、十、土、禾、田等等。現代漢字是由一個或者一個以上的筆畫組合構成的。筆畫是構成漢字的最小單位，而筆畫組合才是研究現代漢字結構的基礎。正如音素是語音的最小單位，而音位才是研究某一語言語音的基本單位。否則，如果以筆畫作為研究的單位，就很難歸納出漢字結構的規律出來，因為每一個漢字的筆畫搭配幾乎是各不相同的。可是筆畫組成的筆畫組合，數量畢竟是有限的、形式畢竟是相對固定的。它是現代漢字結構的最基本的單位。例如“人民公社好”五個字，是由8個筆畫組合（人、民、八、厶、冫、土、女、子）構成的；

[1] 傳統的表意文字的概念：指的是從文字形體上可以直接了解它的意義，亦即文字符號直接與概念相聯繫，即所謂“因形見義，因義知音”的文字。這種觀點往往視為文字可以與思維發生直接的聯繫，把文字視為超乎語言之上，不依存於語言的東西。顯然地，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2]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討論記錄摘要》，見《中國語文》1953年6月號。

“八字宪法”四个字，是由8个笔画組合（八、一、子、止、儿、宀、土、厶）構成的。

“女”与“子”这两个笔画組合配搭成“好”，“宀”与“子”配搭成“字”，“宀”与“女”可配搭成“安”。“好”、“字”、“安”是三个不同的汉字，其中“子”、“宀”、“女”的笔画組合又是共同的。

以新華辭書社編《新華字典》（1959年5月修訂重版本）为根据，扣去異体字，包括不单独表示一个詞的單字，对6975字作了分析，初步歸納出現代漢字的笔画組合为501个。这些正是現代漢字結構的最基本的單位。

現代漢字的笔画組合是由笔画構成的，因此可以按其落筆的順序將笔画組合粗略分为六类：

1. 点起（57个占11.4%）。如：丶、一、文、广、戶、兰、門、羊、斗、头、为、心
2. 橫起（142个占28.4%）。如：厂、匚、雨、耳、云、屯、车、东、东、而、南、門
3. 豎起（70个占14%）。如：山、卅、支、日、貝、央、巾、止、虫、肉、虎、口
4. 撇起（140个占28%）。如：爪、瓜、勺、八、矢、自、午、凡、舟、手、鸟、乐
5. 折起（55个占11%）。如：《、厶、女、彡、巴、母、又、弓、又、民、肅、发
6. 勾起（37个占7.2%）。如：刀、办、乙、水、书、勿、乃、刃、皮、卫、也、习

現代漢字中沒有起筆是捺与挑的。捺与挑类型的笔画只作为笔画組合的構成部分。因而，現代漢字的笔画組合按起筆分为上述六种。丰富的現代漢字是由这样五百多个笔画組合依照一定的配搭形式構成的。

有些漢字的部首偏旁本身就是一个笔画組合。如：亻、木、天、天、彳、七，但有些部首偏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笔画組合構成的。如：外、影、麻、鹿、鼻、齒。部首偏旁与笔画組合不同。現代漢字的基礎是笔画組合而不是部首偏旁。

構成現代漢字的笔画組合就其來源上看，都有着漢字學上的根据。大部分可以追溯其來源，可以弄清楚它如何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一直發展到成为現代漢字的基礎。这些大都是表形字，即从“六書”中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發展來的。例如：象房子形狀的“宀”，象兩個窟窿的“穴”象人病睡在牀上的“疒”，象手里拿斧头（一說拿火炬，一說拿手杖）的“父”，象受物之筐的“匚”，象鳥巢的“西”，象齒牙交錯的“牙”，象唇下鬚的“而”，象山峯連亘形的“山”，象牀的“卅”，象蚌壳張開的“貝”，象佩巾的“巾”，象手逮人的“及”，象圓形桶的“用”，象鼻子的“自”，象懷孕形的“身”，象穿鞋形的“出”，象手里握一管筆寫字的“聿”，象人張嘴打呵欠的“欠”，象一灣流水的“乙”。这些只有追溯其源，画出其形才能知其所表之形。有的笔画組合本來就是古漢字的某些構成部分，几經变化，要考其所表之形，得探索其形体結構的演变。解放后，由于简体字的大力推行与广泛使用，广大人民群众按照一定的笔画关系創造了一些新的笔画組合，例如：习、乙、兰、韦、马、办、龙、门。

现代汉字的构造方式，是视笔画组合的多寡及其配搭关系而定的。研究现代汉字的结构就是研究笔画组合间的配搭方式，并不一定要了解笔画组合的历史来源。

有些笔画组合既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汉字，又可以作为构成汉字的一个组成单位，例如：广、立、雨、頁、天、目、业、夾、爪、氏、丘、凡、丑、巴、刃、小；有些笔画组合则只作为构成汉字的一个组成单位，例如：彳、冫、兴、丰、手、半、亠、艹、勹、身、勹、勹、勹。前者约占3/5，后者约占2/5。

由一个笔画组合构成一个汉字的方式称之为“独体型”。例如：了、乙、民、东、天；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笔画组合接上下并列配搭起来的，称之为“上下型”。例如：且、艺、落、愆、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笔画组合按左右并列配搭起来的，称之为“左右型”。例如：林、钊、猗、鄱、解；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笔画组合偏斜地或半包围式地配搭起来的，称之为“半包型”。例如：床、勾、区、問、函、达、龔、幽、匪、鳳、曆、登；一般都用“口”这种笔画组合把里面的笔画组合包围起来的，称之为“内外型”。例如：困、圓、囿、囹、囹、囹。从大处看，一般可以分为上述五种结构类型，根据对1959年5月修订重版本《新华字典》所收6975字的分析：独体型372字占5.3%，上下型1578字占22.6%，左右型44247字占63.5%，半包型567字占8.2%，内外型31字占0.4%。

除独体型外，其他四种类型尚可细分为若干式。“从”是由两个笔画组合按左右型配搭而成的，“众”是由三个笔画组合按上下型配搭而成的。在“众”字中，“从”只是作为“众”的下面的构成部分。上下型中可能包含有左右型成分，左右型中也可能包含有上下型成分，内外型中既可能包含有上下型成分，也可能包含着左右型成分。对每个现代汉字结构类型的确定是视其主要倾向而言的。

每个汉字都是按一定的笔画组合配搭起来的，这种配搭关系一经社会上约定俗成后，就不能任意移动。笔画组合配搭的位置一经移动，就意味着配搭关系的变动，从原来的配搭关系，构成了新的配搭关系，这种情况有时就成为另外一个不相同的字，有时却成了错字。例如：“囊”、“甞”的配搭关系属于上下型，如果把其位置移动为“棘”、“暉”，成了新的配搭关系，岂不是成了另外的两个字吗？“固”的配搭关系属于内外型，如果把它移动为上下型，岂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字（古）。又如“敬”属左右型，“要”属上下型，若移位置为“菽”（上下型）“敵”（左右型）岂不是成了错字吗？这说明了结构方式的社会性。社会的约束力是巨大的。个人的任何变动，只有得到社会上的承认，才能具有文字的作用。

有人举出“略”与“畧”，“峰”与“峯”相同，可是它的结构方式是不同的，这怎能说结构关系一经发生变化，不是构成新字，就是成为错字呢？不错，这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过这种异体字现象。异体字是规范的对象，必须加以废除、精简的。因为异

字的存在，妨礙了人們的學習與使用，增加人們的負擔。在漢字簡化工作中，要搜集與整理異體字，確定一個形体作為規範形式，其餘就作為異體字廢除。中央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6年1月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廢除了1597字。第二批尚在整理中。“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規定“略”、“峰”作為規範形式，而“畧”、“峯”作為廢除的異體字。既然屬於廢除之列，也即停止使用它，其實也就可以作為錯字看待。可見，現代漢字的結構關係是相對穩定的，是漢族人民約定俗成的。

認真地學習與切實地掌握現代漢字的構造方式，探索現代漢字的結構規律，建立新的現代漢字結構理論，對於漢字簡化、對於正字法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漢字的簡化是當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1950年毛主席就指示我們“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1]1951年毛主席又指示我們：“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實現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時進行拼音化的各項研究工作和準備工作。”^[2]1953年毛主席對於漢字簡化工作作了更為詳細的具體的寶貴的指示。他說：“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簡縮。只有從形体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3]漢字簡化工作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貫徹了群眾路線的方針，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60年4月22日黨中央發布的《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中指出：“為了加速掃盲和減輕兒童學習負擔，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字儘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儘可能有簡單明了的規律，使難寫難認難記、容易寫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4]

漢字簡化工作包括兩個重要方面，即定形（字形簡化）與定數（精簡字數）。異體字的廢除、古僻字的整理、通用漢字的選擇都是屬於精簡字數方面的工作。精簡字數，確立具有規範性質的現代漢字形體，有助於現代漢字結構規律的探討；探討結構規律，歸納整理現代漢字的筆畫組合，研究它們之間的配搭方式，將有助於精簡字數工作的開展。而字形簡化工作與現代漢字結構規律的研究更是息息相關。漢字字形簡化，實質上是減少筆畫組合的數目，改變舊的配搭關係，構成新的結構關係。漢字字形簡化原則，必須建立在對現代漢字結構規律的研究的基礎上。假若我們掌握了現代漢字結構方式，就可能有效地迅速地推行簡化漢字。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找出簡化規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我們根據現代漢字結構方式的初步歸納，根據簡體字的實際情況（即對已推行的四批簡化漢字加上偏旁類推的以及群眾正在創造的簡體字詳加觀察），吸取有關研究成果，初步進行綜合，覺得漢字簡化大致可以歸納為“省”、“換”、“造”、“代”、“草”

[1] 《中國語文》創刊號第5頁。

[2] 人民日報社論：《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1955.12.26）。

[3]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討論記錄摘要》，見《中國語文》1953年6月號。

[4] 《中共中央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第2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5月第一版。

等五条簡明的規律。

1. 省——省去原來繁體字的筆畫組合，也就是減少筆畫組合的數目，去掉複雜的、繁多的筆畫組合，留下簡單的少量的筆畫組合。由於筆畫組合數目的減少，其搭配關系也必然要隨之變化，產生新的平衡性。例如“蟲”簡化為“虫”，省掉兩個筆畫組合，結構方式也由上下型變為獨體型；“畝”簡化為“亩”省掉一個筆畫組合，結構方式由左右型變為上下型；“麗”簡化為“丽”省掉4個筆畫組合，結構方式由上下型變為左右型；“糞”、“奪”簡化為“粪”、“夺”各省掉一個筆畫組合，結構方式依舊是上下型，不過其內部平衡關系也是有了新的調整。我們可以根據這條規律大量地簡化原來的繁體字。例如（括号內系繁體字）：

丩(辨)	厶(私)	艹(蒜)	亼(侵)	屈(展)	搵(振)
泐(消)	鈹(銷)	木(梢)	索(霄)	刺(削)	尔(宵)
迨(遣)	礪(稍)	紉(綃)	蚺(蛸)	迕(蓬)	搯(攔)
付(傳)	鼻(鼻)	歌(歌)	宀(宣)	儒(儒)	襦(襦)
湍(湍)	孺(孺)	框(框)	宁(寧)	制(制)	托(托)
刃(那)	申(襲)	爾(敝弊)	囟(腦)	升(弄)	囿(窗)

2. 換——用簡單的少數的筆畫組合去替換原來複雜的筆畫組合。例如：“鐵”簡化為“歼”，用“千”這個簡單的筆畫組合去替換原來複雜的眾多的筆畫組合構成的“鐵”；“鐵”、“達”、“劇”、“骯”、“竊”、“戰”簡化為“鉄”、“达”、“剧”、“肮”、“窃”、“战”亦然。這種替換，其結構類型較少作大規模地變動，一般只調整其內部平衡關系。下面新擬的簡體字，就是這規律的具體運用（括号內為繁體字）：

么(莫)	扌(摸)	木(模)	訖(謨)	肱(膜)	泓(漢)	宀(寔)	疒(瘼)
饑(饑)	迂(遐)	璽(霞)	环(瑕)	吓(暇)	尔(俠)	犴(狹)	吓(峽)
念(息)	炒(熄)	蚊(蟄)	奴(媳)	泆(浮)	庑(康)	迨(遣)	迨(遣)
尻(原)	沅(源)	凇(澡)	萍(藻)	焯(燥)	啤(曠)	跽(躁)	拈(揭)
娇(竭)	犴(羯)	犴(禍)	疝(鬧)	彈(彈)	殂(殞)	恒(憚)	疸(瘰)
识(值)	埧(埧)	殖(殖)	泚(漆)	肱(膝)	泚(滑)	途(途)	悞(悞)
鉄(鐵)	途(通)	栓(桶)	疼(痛)	眈(睜)	紉(緇)	軒(輜)	犴(獅)
訖(譯)	弘(驛)	宀(宮)	癩(癩)	沔(涯)	汶(溫)	扌(搗)	宀(家)
全(食)	辻(適)	扌(援)	扌(攘)	叁(塹)	崑(賽)	笈(籍)	忤(愉)
罕(窳)	玕(瑜)	杆(榆)	忤(愈)	貼(瞻)	詒(贖)	聊(聊)	疾(瘳)
汰(溜)	廳(廳)	汰(驅)	枋(榴)	迨(遛)	巽(巽)	飲(韻)	汎(酒)
勃(律)	汜(液)	𠂔(脂)	翊(翼)	扌、扌、扌(撕)			

3. 造——按照現代漢字的結構方式，用新的筆畫組合構成新的簡體字。例如：用3個筆畫組合（乚、乚、十）按照上下型的配搭關係構成“畢”來代替原來的“畢”，“華”、“掠”、“肤”、“护”、“响”字亦然。有人用“小、儿”兩個筆畫組合按上下型方式配搭起來來替代“童”或“嬰”字就是運用這規律。用“全”代“葬”、“彳”代“群”、“冫”代“露”、“享”代“鼎”、“叻”代“黎”、“香”代“暗”、“亻”代“墓”亦然。

4. 代——採用已有的筆畫組合比較簡單的古體字、同音字、易寫的異體字來代替原來筆畫組合繁多複雜的漢字。例如：由“郁”代替“鬱”、“全”代替“塵”、“千秋”代替“纏鞦”、“吁”代替“籬”。根據這規律，還可以“歹”代“逮”，以“凡”代“繁”，以“亼”代“集”，以“亼”代“礦鑛”，以“冫”代“冰”，以“彳”代“經”，以“ㄥ”代“災、灾”。

5. 草——草書楷體。由於毛主席的“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的英明指示，使漢字簡化工作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草書楷化規律的廣泛運用，加速了漢字結構的變化與形體的發展。草書楷化使得原來繁多複雜的筆畫組合配搭關係改變為簡易的結構關係（例如：“應”簡化為“應”、“齊”簡化為“齊”、“孫”簡化為“孫”）。同時，增多了獨體型的漢字。例如：“書”、“聿”、“為”、“東”。草書楷化促使了漢字結構往簡單化的方向發展，我們可以大量運用這規律促使漢字簡化工作加速進行。比如“要”可簡化為“妥”、“信”簡化為“攸”，“使”簡化為“攸”，“康”簡化為“疒”、“身”簡化為“力”、“射”簡化為“肘”、“藏”簡化為“匿”。

現代漢字結構規律的探討，對於正字法教育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任何一種文字都有它的正確書寫原則。文字符號書寫正確與否，勢必影響到語言意義的表達、影響到語言交際功能的發揮。現代漢字不是拼音類型的文字體系，它主要是靠圖形結構的不同來區別的。現代漢字正字法原則就是正確運用筆畫組合及其配搭方式的原則，所謂錯別字是由於筆畫組合搞錯了，或者筆畫組合的配搭關係搞混亂了。象“氏、氏”、“示、衣”、“大、太”、“日、目”等都是各不相同的筆畫組合，混淆了就會寫出這樣一些錯字（加點號的）：紙張、高低、初一、精神；態度、達到；昨天、睜眼。“訪問”寫成“仿問”、“分析”寫成“分拆”、“浙江”寫成“浙江”，這類別字問題也是由於混淆了筆畫組合。如果筆畫組合間的配搭關係混淆了，不是成為別字就會產生錯字，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裡不再贅述。

現代漢字結構的探討對於規範字典的編纂、科學的檢字法的制定，以及其他方面都有著重要的作用，這裡就不詳加論述了。

1960年2月初稿

1961年5月三稿